

飞扬

比天空还远的季节

省登宇◎主编

FEIYANG

新概念作文
十年精华范本
VOL.1

FEI
YANG

飞扬

这是一群最执著的年轻人，他们中毒很深。这种叫做写作的毒，解药几乎没有。来翻开这本书，看看他们的中毒症状吧，相信你不会失望。

——小饭（《我的秃头老师》《我年轻时候的女朋友》《蚂蚁》等长篇小说作者）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这些文章，像是洁白的羽毛，一尾一尾地飞到了你少年明亮温暖的天空，让你不得不为之动容。

——水格（《隔着栅栏的爱情》《刻在树上的结夏》《逆光》等长篇小说作者）

这些作者，有些凭一篇作文升入了自己理想中的大学，有些则因为一篇文章走向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这本书集合了他们绝对的佳作，不管你是为了考试作文多拿几分，还是要走向写作之路，翻一翻它，都会对你有个很好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省登宇（《西安蛙牙》《你在北京干什么》等长篇小说作者）


Sinoread
國文潤華

ISBN 978-7-80173-751-9



9 787801 737519 >

定价：25.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扬：比天空还远的季节/省登宇主编.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8.3

ISBN 978-7-80173-751-9

I. 飞… II. 省… III. 作文—中学—选集 IV. 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18558号

飞扬：比天空还远的季节

主 编 省登宇
责任编辑 陈杰平
策划编辑 何亚娟
美术编辑 张红敏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北京永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 × 1000 16开
17印张 300千字
版 次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751-9
定 价 25.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 64270995 传真：(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刘玥

1989年11月生于浙江金华。笔名流月。就读于北京大学。获第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在《萌芽》等杂志上发表文章五十余篇。喜欢读书写作，喜欢胡思乱想，喜欢安静地坐着，喜欢热闹地活着，喜欢冲自己傻笑，喜欢执著地做一件事，也喜欢偶尔开开小差，喜欢农民工的小孩们注视着自己的大眼睛。

蒋峰

男，1983年6月生于长春，2002年因《比喻》《鹅卵石》《教育及才华横溢》获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2002年9月考入中国防卫科技学院，次年从该校退学，现居北京。著有长篇小说《维以不永伤》《一，二，滑向铁轨的时光》《淡蓝时光》等。

小饭

1982年生于上海，获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2004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出版有短篇小说集《不羁的天空》《毒药神童》，长篇小说《我的秃头老师》《我年轻时候的女朋友》《蚂蚁》，台湾繁体字版《我的秃头老师》。

吕伟

网名落草火子，生于1983年，湖北枝江人，现居上海。获第七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在《萌芽》等杂志发表文章。著有长篇小说《飞翔的岛屿》。

水格

1981年出生。新生代青春小说作家。连获第四、五、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出版短篇小说集《十七岁的男孩》，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海市蜃楼》《半旗》《逆光》等。被媒体评为“80后五才子”之一。

奉波

湖南娄底人。现就读于福建华侨大学。获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大学期间在《萌芽》《青年作家》等发表作品二十余万字。

马中才

1980年12月出生。获第七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萌芽》“80后”旗手之一。出版有《黄了青梅》《一池水葫芦》等。

黄海涛

笔名麦都。1985年12月生于安徽池州。获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现就读于安徽某大学。学习理工科。喜欢的作家，国内仅有孙甘露和苏童。国外作家太多。

徐鹏

山东省高唐县人。获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2003年高考获得作文满分。主要作品有《我的高三不忧伤》《兵荒马乱的十八岁》。已出版《少年耶，安啦》《当兄弟都已成往事》《早过忘川》，并入选80后年度十大新锐作家。

林培源

生于80年代末。射手座男生。获第七届“中国少年作家杯”作文大赛一等奖，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著有长篇小说《暖歌》。喜欢家乡的凤凰花和木棉树。迷恋文字，喜欢倾听敲击键盘那些滴滴答答的温暖声响。喜欢在安静的房间倾听艾薇儿，在喧嚣的环境下听克莱德曼。

李娜

笔名瑞恩，娜娜，1988年出生。获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目前就读于厦门大学。印象深刻的书：《广岛之恋》《八月未央》《钱理群文集》《活着》《生活在别处》《海边的卡夫卡》等。喜欢的作家：余杰、余华、钱理群、韩寒、昆德拉、岩井俊二、杜拉斯、伍尔夫等。

刘欢

获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作品散见于十余种杂志及多本选集，现居住在广州，从事媒体经营管理工作。怀念家乡重庆的山山水水，喜欢卡尔维诺和安房直子，不喜欢做作繁琐的生活。

仇星

1987年出生于山东滕州。现在于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读大三。获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在《萌芽》等杂志发表文章。

张佳玮

1983年7月生于无锡。获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2004年4月被《南方都市报》评为“80后实力派五虎将”之一。出版有长篇小说《倾城》《加州女郎》《朝丝暮雪》《再见帕里斯》等。

天涯蝴蝶浪子

原名马盼盼，河南宝丰人。1987年出生。在《萌芽》等杂志发表作品，获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现为《摩客》杂志专栏作者。

邓若虚

1988年夏生于广东，现就读于天津商业大学英语系。连获第五届、第六届“中国少年作家杯”作文大赛一等奖，获第五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在《萌芽》等杂志上发表大量作

品。2005年被授予“百名少年作家”称号，2006年入围小作家联盟网站主办的中国十大80后作家排行榜（女榜）。

甘世佳

笔名乱世佳人。1982年12月生于上海。射手座。获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01届高考上海历史单科状元文科探花，毕业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已出版作品《十七岁开始苍老》《道明寺》等。现居上海。

李晁

1986年10月出生，贵阳人，曾居北京。获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个人首部中篇小说见于《上海文学》。

商华鸽

笔名商朝基因。获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多篇小說、散文、摄影作品刊于《萌芽》《大河报》等报刊。现供职于厦门日报《台海》杂志社。



第 1 章 青涩年华

草草世家◎文 / 刘玥 10

初吻◎文 / 蒋峰 34

我打电话的地方◎文 / 小饭 44

第 2 章 阡陌红尘

公主，小公主◎文 / 吕伟 52

桃花染◎文 / 吕伟 74

梦满飞翔◎文 / 刘玥 86

第 3 章 疼痛青春

青耳◎文 / 水格 98

门外的女孩◎文 / 奉波 125

微微疼过◎文 / 马中才 147

莫念的火车◎文 / 黄海涛 159

第 4 章 华丽忧伤

0 + 9 + 6 = 18◎文 / 徐鹏 170

比天空还远的季节◎文 / 林培源 176

碎时光◎文 / 李娜 180

淡蓝色的城市◎文 / 刘欢 190

第 5 章 且听风吟

城北旧事◎文 / 仇星 202

天使◎文 / 张佳玮 218

日光城◎文 / 天涯蝴蝶浪子 227

走出小镇◎文 / 邓若虚 238

第 6 章 浮光掠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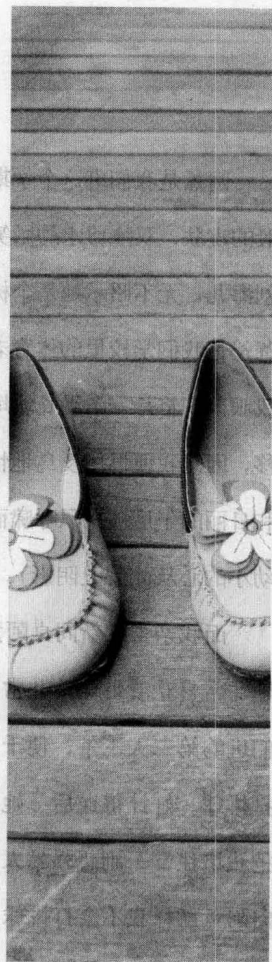
孔雀胆◎文 / 甘世佳 250

惊蛰◎文 / 李晁 255

当父亲遇上母亲◎文 / 商华鸽 266

芳草文◎

寒世草草



第7章

青涩年华

草草世家◎文 / 刘玥

初吻◎文 / 蒋峰

我打电话的地方◎文 / 小饭

没有王子来找她，灰姑娘是不可能变成公主的。

FEIYANG

阿薰是我们班这个学期才转来的插班生。她实在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瓜子脸，冰雪般的皮肤，双瞳剪水的微笑，温存却含一丝狡黠，还有她飘逸而毫无修饰的短发和额前的刘海儿，无不昭示她是个标准美女。当她在她身边坐下，并且笑容可掬地自我介绍说“我爸爸是我们学校里的体育老师，我妈妈也是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的时候，我就知道摆在我眼前的将是一条漫长坎坷而崎岖的道路——本人的体育成绩有史以来都在及格线上下游移，因此我便恨屋及乌地恨上了一切体育运动，尤其讨厌球类（原因是，十一年前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被一只呼啸而来的排球不幸击中头部，尽管肉体并未受伤，但心灵受到重创，幼小的心从此蒙上阴影），无论是足球篮球排球还是地球……

而我亲爱的新同桌阿薰，在家庭影响之下，很自然地酷爱体育运动，尤其酷爱球类，她非常喜欢看足球，非常非常喜欢侃篮球，非常非常非常喜欢打排球。所以在她来到我们班的第二天下午，便千方百计地哄她爸（也就是我们的体育老师）让我们在体育课上打排球。奸计得逞后，她左顾右盼开始找正往卫生间方向逃逸的我，然后在卫生间门口把我堵住，一副想强暴人的样子。我可怜兮兮被阿薰拉着往排球场走，一边语无伦次地向阿薰解释我不会打排球，语气就跟刽子手说我不想上绞刑架一样。阿薰蛮横地说：“我不管，月桂，这个班里我只认识你一个耶，总不能就这样跟大家不明不白地打球啊——我会害羞的。”我心里对阿薰会不会害羞十万分怀疑，不过安全起见，我可没敢把这怀疑说出来。

于是我就这样被阿薰拉到场中央，开始我平生第一次排球赛。可问题是，我对天上飞来的东西有着天生的恐惧感。所以当排球笔直地向我飞来时，爷爷啊，我吓得魂都没了，只担心它会不会砸坏我亲爱的小脑袋，哪里还管什么接不接球。因此我的第一反应不是伸手接球，而是用手抱住头闪到一边——那个排球便畅通无阻地落到了地上。阿薰大为光火：“你到底会不会打球啊（我嗫嚅着对她说：“我跟你说了N遍我不会打球啊……”被她的唧唧哇哇声盖了过去）？！月桂小姐，你得接球而不是往一边闪——那是排球又不是地雷（我嗫嚅着对她说：“可是地雷不会从天上飞来啊……”又被她的唧唧哇哇声盖了过去），你怕什么啊？听着，再躲我可可不饶你，要接球啊！”

因此当排球第二次冲我笔直地飞过来时，我克制住抱头狂奔的第一反应，撸起袖子决心大干一场。但是当球飞快地下降时我却有些晕眩了——球从这么高的地方落下来，势能转化为动能，冲量转化为动量，重力加速度9.8米每秒再乘上球的质量啦下坠时间啦，落在手上该有多痛啊——可又不能避开。于是排除第一反应后我的第二反应是——伸手接球——也就是一把将球抱在怀里。阿薰气得差点没当场吐血。

在阿薰的循循善诱下（也许说循循“恶”诱更恰当……），后来我终于接了一个飞得不甚高的球，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和力量用手掌奋起一击，手心顿时痛得要命，不过值得欣慰的是，那个排球高高地飞了起来，飞过网，飞过踮起脚尖想垫球的荞麦，飞过跳起来够球的甘草，飞过蓝天，飞过白云（阿薰欣慰地对我点点头）——飞过边界（阿薰暴走）。

“你这个笨蛋！谁让你用手拍球啦，要用前臂垫球啊……”

可是一旦到了该垫球的时候，要用身体的哪一部位击球就实在由不得自己了。体育课结束的时候，我头痛肩膀痛上臂痛手指痛腰酸背痛腿抽筋，哪儿都痛，就除了前臂。但不管怎么说，比赛最后结果，我们仅仅以四分落后。这当然不是因为我有了一点进步（我唯一的进步就是敢伸手碰球了），而是因为对方有草莓那个力量型高手——每次草莓接到球，都会把全身力量会聚于双臂，孤注一掷气贯长虹地那么奋力一击；那个球“呼啦”一下向后面飞去，飞过踮起脚尖想垫球的荞麦，飞过跳起来够球的甘草，飞过蓝天，飞过白云，飞过对面排球场的网，飞过对面排球场的边界，仍然余势未衰，百折不挠地向排水沟奔

去……把所有人都看得目瞪口呆；以至阿薰居然莫名其妙却又欣慰地对我点点头（大概觉得我跟草莓比起来还颇有希望吧）……

打排球不过是一个序曲。正如我早已预见到的，摆在我眼前的乃是一条漫长坎坷而崎岖的道路。体育课上跑八百米，小米非要我紧跟着她的步伐。“八百米算什么？不过是0.8千米而已！0.8千米都搞不定啊？”可是姑奶奶哎，在你眼里是0.8千米，在我眼里那可是800000毫米啊……

被阿薰拉去踢毽子。七八个人围成一圈，你一脚我一脚，一个翠绿色的鸡毛毽子在大家的脚尖上轻盈地来去——那当然是比较好的情况，假如那个毽子突发奇想要往我这边飞过来，那它就只能掉下去。我只能相信它是安了雷达的，一侦察到我的脚所在的位置就改变航向，要不怎么老是我踢东它飞西呢。我是彻底放弃了，只是阿薰仍旧不依不饶地在每节课后拉我去踢毽子，而且在我第一百次落了毽子后第一百零一次地把毽子发给我。终于有一天，我不知受了何方神圣指点，一脚踢出去竟飞出两只毽子——我把我的鞋子也给踢出去了。一大群人全都笑瘫在地上，阿薰险些没笑岔气。我满脸通红，在一片哄笑中单脚跳过去捡我的鞋子。从那以后“鞋”成了我们踢毽子时的流行词汇。每回我接毽子，阿薰都要喊声“鞋”，然后大家又都笑得不行。

阿薰要拖我去游泳。我已经出尽洋相，吸取教训，打死我也不跟阿薰乱来了，便连声推托。可阿薰的犟劲又上来了，还说什么既然已经教会我打排球踢毽子，当然也能教会我游泳。但问题是，我的游泳技术比不会游泳还糟啊——我抱着救生圈在水里不管怎么折腾怎么使劲划水，身体都义无反顾地向后退去。无论我是用牛顿经典力学还是用爱因斯坦相对论都解释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总之，抱定士可杀不可去游泳的信念就对了。没想到阿薰说：“哎，月桂呀，其实我也不指望你能学会游泳，让你跟我去其实是为了起一个陪衬作用，用你来衬托出我娇美的身材和柔软的舞姿——你别生气啦，这就是所谓的物尽其用嘛……”我当即把手里捏着的半根冰棍砸了过去。

二

如果还有什么人能在自恋和花痴方面超过阿薰的话，那就非草莓莫属了。仔细回想起来，似乎每次我在阿薰那个女魔头手上饱受折磨的时候，草莓总是陪伴在我的左右——她可不是来雪中送炭的，那丫头只会落井下石。

第一次见到草莓的时候以为她是个很安静内向的小女孩，苍白的皮肤使她看起来像一朵在过分阴凉处盛开的苍白花朵，不引人注目，更难以招蜂引蝶，却自有一种凛然端庄的气质。对于一个女孩而言，草莓实在算不上很漂亮。她个子很矮，而“矮”一不小心就会与“胖”联系在一起。草莓的矮与胖又称不上是特别矮特别胖，只是那种普通的又矮又胖。她的左额上有一块殷红的心形胎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管她叫草莓），使她显得有点特别。普通加上有点特别——借用一种流行说法——就是特别普通。

草莓的花痴和自恋本质在我与她同住一寝室同睡一床（她在上铺我在下铺）后得到更加充分的暴露。草莓喜欢对我的衣着发饰评头论足（“天哪，你都几岁啦？居然还带香蕉形的发夹！”“……拜托，那是月牙形的好不好！”），并且谆谆告诫我必须三天两头地换发型（“头发是女人的半张脸，知道吗？”），她甚至还热衷于趁我睡着时给我扎根朝天辫（“你知道‘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改变形象应当从头开始，而改变发型就应该从扎朝天辫开始！”）。草莓还教我装淑女的诀窍：“你说话时必须把所有的‘我’换成‘人家’，每句话说完时都要加语气‘嘛’。比如你想说‘我渴了’，你不能直接说‘我渴了’，而应说‘人家渴了嘛’。再比如‘我不要’，就应当说成‘人家不要嘛’。而‘我要你送我’呢，则应该说成‘人家要你送人家一下下嘛——’……如此这般，不一而足。懂了吗？”

我听得大跌眼镜。原来装淑女有那么多学问啊。便问草莓：“我怎么从来不听你说人家呢？”

草莓眼睛一瞪，嘴一撇：“人家不用装就已经是淑女了嘛！”

怪就怪在草莓这样的窈窕淑女（尽管承认这一点的也只有她自己而已）却始终没有君子好逑，即便是到了校园鸳鸯处处漂的如今，草莓依然顽强地推行她的单身主义，理由有二：一曰“Simple is simple, double is trouble”；二曰“天下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草莓还是个疯狂的女权主义者，神经过敏得不行，一旦听到有男生胆敢嘲笑女生，她就非把对方教训得体无完肤不可。由此闹过这么一个笑话：某日草莓在走廊上听到邻班一个高个子白皮肤的男生在说什么“侏罗纪公园”，立马条件反射似地跳起来大声反驳“青草地塘处处蛙”，还没等那个倒霉男生反应过来，草莓就开始口若悬河地把学校小有名气的校草一个一个骂得狗血淋头。那个男生被唬得一愣一愣的，走又不是留又不是，尴尬得不行。甘草看不过，拉拉草莓说：“其实客观一点说的话，我们学校帅哥也不是没有。八班那个班长张天南就挺不错的……”

“甘草你别帮男生说话！哼，你不提张天南还好，一提我就气。张天南，帅哥？拉倒吧！不就个子高一点吗？不就是个小白脸吗？那也能叫帅？你也不看看他那张长满雀斑的脸！就算以青蛙的标准看……”

我一把捂住草莓的嘴：“拜托……站在你跟前的就是张天南耶……”

草莓当场傻掉，马上闭嘴，双眼无神地看了看她面前这个比她高了足足两个头还多的皮肤苍白的男生，脸越涨越红，呆了大约半分钟，嗫嚅地说了声“对不起”，掉头就往厕所狂奔。我和甘草帮草莓收拾残局，忙不迭地向张天南道歉。张天南隔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那个女生脾气好大呀！我刚刚只是在谈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而已……”

草莓超级喜欢超级女声，她的床头贴满了超女的海报，边边角角写满了一大堆你可以想象出来的肉麻词汇。她每天晚上在寝室里大展歌喉，把流行歌唱得简直有清末遗风——通俗一点讲，就是唱流行歌用的是唱京剧的腔。那阵子甘草刚打了耳洞，成天龇牙咧嘴地叫个不停。聆听了草莓歌声的当晚，甘草忽然发现耳垂不怎么痛了，大赞草莓的歌声有保健耳朵的功效。后来一照镜子发现，不对，耳朵不疼是因为耳洞已经开始愈合——“耳钉不见了！从此以后甘草对草莓歌声的评价变成：“把我的耳钉吓到哪里都不知道了！”

但是草莓仍然不依不饶地为她的超级女声梦努力着。她用“我的未来不是梦”来还击

我们“你不会有好结果”的表情，用“Don't Stop”勇敢地迎接奚落和嘲笑直到我们咬牙切齿地回答“算你狠”。就这样过了半个学期，学生会文娱部开始组织一年一度的“校园十佳歌手大赛”，草莓二话不说报了名。

草莓选了首《想唱就唱》。比赛前的那些天草莓几乎是发了狠地练唱，仅仅为了找到合适的伴奏带就跑了六家音像店。她甚至还在就寝检查完毕后（那已是深夜十点半了）偷偷溜到阳台上压低嗓门唱歌。她为那首歌精心安排了每个细节，自己设计出一系列舞蹈动作配合音乐。为了锻炼胆量，比赛前的那天晚上她请我们做观众，然后爬到床上唱歌。那晚她唱得实在太好了。尤其是高潮部分，她唱得是那样动情，仿佛歌声是从她的心里传出来的。连甘草都不得不说：“灰姑娘马上要变公主了！”

可是没有王子来找她，灰姑娘是不可能变成公主的。而我们的灰姑娘，也就是草莓，甚至没有哪怕一只漂亮舞鞋可以留给王子。没有富丽的马车、华贵的礼服以及水晶舞鞋，辛德瑞拉就永远都只是灰姑娘。

比赛那天草莓花了很多精力打扮自己。她修剪了眉毛，在脸上淡淡地涂了层粉，然后小心地拢起刘海儿，遮掉了左眼和左额上的胎记。因为胖，她不敢穿裙子，只穿了一件纯白的Converse T恤和不会显露曲线的深色长裤。为了使自己看起来高一些，她甚至穿了一双高跟鞋。

主持比赛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天南，还有另一个漂亮女生。那天张天南穿着白衬衫和棕黑长裤，还打了暗红色的领结，有一种说不出的英挺气质。草莓在比赛开始前一小时就已忐忑不安，但一看到张天南，立即安静下来。她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他，站在她身边几乎能听到她的心跳。然后，我们听见张天南用轻柔的声音说：“由于本次比赛报名同学众多，而比赛时间有限，因此在第一轮比赛中，每位选手都只有两分钟。请选手们注意把握时间。下面比赛开始，首先有请高一（1）班的选手……”

每位选手只能唱两分钟。可谁也不知道这个两分钟是怎样定义的。至少，我们看到的，是那些与文娱部成员认识的选手都提前上台了，而且一唱就是三四分钟。高一有十七个班，因而轮到高二时，礼堂外的天色已暗了下来。文娱部干事不得不再把时间缩短。终于轮